

# 味道的味，味道的道

王寒

鱼肥虾壮稻花香的富足。

二十四时，三十六味。桃花鲻鱼、清明马鲛、芒种虾皮、夏至鲳鱼、大暑鲈白、秋风蟹紫、西风鳗肥……

人间烟火中，是让人垂涎的大海滋味。

## 四

这一年，我在东海寻鲜。从钱塘口岸出发，沿着海岸线，一路向南。从杭州湾到象山湾、三门湾、台州湾，直到乐清湾。八月的第一天，我与《海鲜英雄》摄制组一起，站在开往东海的船上，等待着午时开渔的号令。正午的阳光灼热而猛烈。船头犁起的浪花如无数跳跃的鱼儿。

开渔令下，汽笛鸣叫，千帆竞发，鲜美滚烫而来。两三个时辰后，来自东海的头网海鲜就出现在水产品交易市场中，鱼鳃鲜红，眼睛黑亮有神，身子鲜亮紧致，水潺白胖透明，沙蒜圆滚壮硕，带鱼如利剑般闪耀着光芒。开渔是舌尖的狂欢。

没有追过鲜的人，一定不会知道，透骨新鲜的海鲜，是没有腥味的。

## 五

每一条鱼的背后，都有山川风物、人文地理。

江河浩荡，终将注入大海，但江河与大海，并非泾渭分明。有些鱼类，生活在大海，产卵于江河入海口，产卵之后，有的重回大海怀抱，有的则定居于江湖。

在古人眼里，寒露时的鸟雀会变成蛤，北海的大鱼会变成大鹏鸟，能够翱翔万里逍遥游，蝙蝠能变成蚌，鱼能化成龙，水泡也会变成水母。

海洋与天空的距离，并不遥远。

不止于此，千百年来，鱼类与人类，有着无数的情感羁绊：鲥鱼的鳞片成了佳人额上的花钿；东海的蛟鱼皮装饰了英雄豪杰的刀鞘；龙虾

的空壳化身为美轮美奂的明灯，鹦鹉螺成为华美的酒杯；流螺成为唐宋宫廷幽幽的暗香；海月的贝壳成为明亮的窗户；黄呼鱼是海底刺客；钢盔一般的鲎，最怕的是蚊子；棺材蟹见潮水就拜，角𩽾𩾌是天生的软饭男……

美味背后是传奇。

## 六

或者，专门摘一段书摘：东海的每一条鱼，都有各自的鲜与美：刚打捞上来的帆鱼，体表呈现幼嫩的粉色，吹弹得破的样子，身上的纹理，如大理石般美丽，眼睛有透明眼膜。它跟小白虾一样，从海里捞上来后，蘸点酱油，可直接开吃。鲜嫩鲜甜，弹性脆爽，咬一口，“扑哧”一声，有时还会爆出汁水来。大海的鲜美，全在这“扑哧”声中。

而斧头鱼粉面含春，一身桃花色，眼睛黑亮有神，额头方形，背部微微凸起，侧面看上去，像程咬金的三板斧，线条又如马鬃，有三分妖气、三分媚气，外加三分霸气。

鳓鱼则是个刺头儿。立夏时节，芭蕉绿，樱桃红，梅子青，鳓鱼一身银装，闪亮登场，家乡有“三鲳四鳓”的说法，意思是，农历三月的鲳鱼最为肥美，到了四月，该来尝尝鳓鱼的美味。不同季节的鳓鱼，各有各味。古人把九、十月菊黄桂香时的鳓鱼，称为“秋不归”，寒冬腊月的鳓鱼，称为“雪映鱼”。秋不归、雪映鱼，听上去如宋词的词牌名。

在海鲜一族中，鮆鱠鱼中留下吃软饭的坏名声，不过，吃软饭的鮆鱠鱼毕竟是少数，鮆鱠鱼大家族有四百多种成员，只有角鮆鱠亚目的少数种类，才会吃“软饭”。咱们东海的黄鮆鱠和黑鮆鱠就很有骨气，从不吃软饭，雌雄个头差不多大小，在爱情上也处于平等地位。

黄呼鱼是海洋遗老，资格很老，有三亿多年。在我们这里，没有人满怀敬意地叫它一声“老”，都随口叫成黄呼鱼、呼鱼，好像在外混得风生水起的某局长某处长，回到家乡，老乡们叫

他狗蛋、土根。家乡俚语，“黄呼黄咿咿，青呼青叽叽”，呼鱼这名字，好像是一条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鱼。

在东海，有经验的渔人常能听声辨鱼。大黄鱼到了爱情季，发出咕咕的求偶声，爱情炽热而急切，而鳓鱼的声音，如初拉二胡时的扭扭声。老渔民说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东海上，鳓鱼常与大黄鱼结伴而行，里层是金灿灿的大黄鱼，外层是银闪闪的大鳓鱼，一网打上来，金满舱，银满舱。鳓鱼汛来时，大海上银光闪闪，如白浪奔涌，蔚为壮观。

## 七

大海有恩。

大海博大深邃，为我们提供万千海错。千百年来，人类依赖和敬畏着大海，周朝天子祭川，先祭祀黄河，再祭祀四海。东海渔民开海，要虔诚祭海谢洋，以祈求鱼虾满仓，家人安康。

生活在东海边的人，血液基因里自带“鲜”的记忆，周岁开荤的黄鱼鲳鱼、结婚宴席的黄鱼龙虾、朋友聚会的把酒持螯、除夕团聚的年年有鱼……一箪食一瓢羹里，有鲜活鲜美。懂吃爱吃的人，总能活得热气腾腾。

新荣记创始人张勇说，美食让人生更美好。

陈晓卿说，我们想用食物给大家描绘一个美味的故乡。

沈宏非说，讲美食，讲的其实就是人、食物与土地之间的关系。

我写《无鲜勿落饭》，写《江南小吃记》，写《东海寻鲜》，也是想告诉大家：人间有味，是味道的味。

(本文为《东海寻鲜》自序)

## 踏歌行

# 高铁·高楼·财富

竺 泉

火车，从绿皮到高铁奔驰  
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  
二十年光阴飞过  
雨，一会儿打湿车窗  
风，却不停划过车皮

窗外。我寻找曾经的记忆  
一座座高楼之城，占满了新的记忆  
多为住宅，也许耗尽不少人  
岁月积蓄的家产，旧财富转为新财富  
流动成为不动，但长高了很多  
房子，终归是你的财富  
这财富可能在港湾停泊  
接着，可能日晒雨淋

财富应该还有别的什么吧  
不应止于高楼，否则  
门关了，便无路  
一觉醒来，还是想破门而出  
路还在路上，还在风中雨中  
高铁也应在路上，停下了  
它同绿皮没什么两样

(记于2023年5月20日乘高铁途中)

## 风物志

# 龙顶来

郑凌红

飘飘荡荡，到大龙。似乎是一个人，心里还跟着一群人。

也算途经，却是冥冥之中的有备而来。大龙，是一座山，如果不是和龙顶茶绑在一起，它只不过是一座山而已。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山一样，无仙则无名。大龙山应该是有仙的，你得自个儿寻去。这仙是仙界般的境地，也是仙人般的境界，更是遇茶后，成人中之龙，乘风欲仙的仙事。

三省交界，千米之上，目光辽阔。这里是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，也是好茶开化龙顶的根。远处的光阴里，人们沿上山小道，找寻身体栖息地，也找寻心灵栖息地。四百多米，不过是山腰的高度，跋涉的歇脚处，底牌是文明的中转站。房屋散落，四野稀疏，保留了原始的神秘感和没有感情色彩的沧桑。沧桑，在懂的人眼中，无疑是好的。炊烟起时，鸡鸣狗吠穿插，仿佛村里来了人。宗谱里，脑门里，喃喃自语里，朱元璋大驾光临。逃离，休憩，落脚，问路，品茶。自我感觉良好，又逢山名大龙，欣然赐名龙顶，从此茶香一路下山，飘荡如神灵，捧在手上，热、温、暖、凉、浓、淡、苦、香，个中滋味，化为凡夫俗子的万千思绪。

当然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龙顶茶之爱，还是有来头的。传说，是它的面纱，犹抱琵琶，带着心甘情愿的畅想。山顶的那口龙顶潭，不仅是高僧云游，一见钟情，经年累月的挖石见水，植茶辟园，更是独坐幽篁，超然于世的意外值得。彼时的他没有想那么远，也许每日的独饮，便是自认的修仙之道。哪知，凑上了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里说的那般：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……阳崖阴林，紫者上。往往得之，其味极佳。苍茫忽聚散，仙茶缥缈间。”大龙山上的龙顶潭，无疑是“阳崖阴林”的正解、首解、最佳注解。旧时，开化有四乡之说，东南西北也。西北产茶尤佳，有出处，有口碑，无异议，齐溪镇，大龙村，便自信登堂，悠然就座。土层深厚，农人可感，晴天遍地雾，阴雨满山云，匠人认可。一年多云雾，来者可遇。想来，高山云雾茶，当如是。何况，优越的出生地，让它赢在了起跑线上。北靠“屯绿”，西接“婺绿”，东北邻“遂绿”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尽管列为明朝贡品的茶不在此山，但作为龙顶茶的祖山，它的衣钵自然是传到了本邑他处，只是一路来，感恩的人不曾忘记罢了。同样被铭记的还有如大山一般沉默的百姓们，搪瓷碗、塑料杯、玻璃杯、茶壶，各种器具，各种场合，各种时空交集下，哪怕喝一口茶，闻一阵香，捧一刻暖，心里的甜蜜便像山涧的细流，缓缓而出，春意东流。它的综合实力是直观的，入水后的舒展是自然的，与时光的邀约是难以抵挡的，杯中是一个有氧的世界，也是一个翩翩起舞的世界。

谁不说俺家乡好。乡情作为朴素的心理取向，无可厚非。就像龙井茶，入人心也非一朝一夕。它一定是有懂它的人，爱它的人，捧它的人，念它的人，无时无刻地在想，在思，在勾勒，在描绘，在憧憬，在糅合。像一道道淳朴的工序，从源头流向大海深处，掀起磅礴之势。这况味，似飘荡的人间烟火，尘世在那儿等着我们，那是另一片森林，我们一生都在穿越，哪怕抵达不了它的尽头。

那天，在山里，我的脑子里有很多条龙在穿梭。第一回，是两条龙。一条是龙井，一条是龙顶。龙井是公龙，热烈、激情、自信，从远处呼啸而来。龙顶是母龙，含蓄、安静，在近处安然若素。第二回，是一条龙，它跟我说，它来自大龙山，是这里的山神，长193米。在它眼里，我看到了舅妈出嫁的那道茶，看到了一碟碟菜里的片片情，看到了春日里始终不变的身姿，亘古不变，如同信仰。

龙顶来，意难平，忽入梦。

我扯开嗓子：伙计，沏一杯茶。

来啦，来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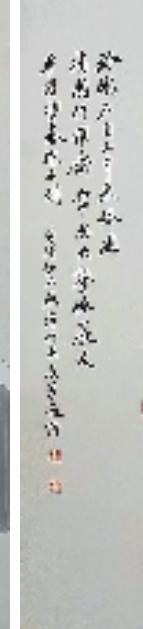
我要源头水润的龙顶茶。

## 艺境

# 《画拓诗书》

传拓术原本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技艺。当把“画拓诗书”这些传统的乃至古老的艺术形式，有机地拼合在一起，巧妙地聚合成一幅幅画面，一种焕然一新的艺术风貌便融合而成了——所有要素皆为“古意”，而发出的却是具有独特现代感的艺术“新声”。

绘画 王洪增、刘丽萍 拓艺 李瑾 诗书画法 侯军



# 大爱至善的奇女子

傅通先

路。而她初次创业没有经验，不知江湖深浅，一足踏入，竟然欠下700多万元的债务。债权人追她、逼她，她不得不避难到武汉，仅凭着口袋内20元钱，居然生活了一星期，最后不得不讨要馒头续命。

落难至此，周筱妮反倒冷静下来，细思败的缘由，放眼人生的未来，一股热力倏然涌上心头：“我一定要重整旗鼓，再次创业。今后有了钱，定要让我遇到的挨饿之人吃上饱饭。”

曾有三位来自北方的“口袋不济者”听闻之后不免狐疑：“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会不会是陷阱？”直到用餐走出餐厅，他们还警惕地不断回头张望：会不会有人跟踪？当确信大隐真有免费的午餐之后，三人这才激动返回餐厅连声道谢。

令人感动的善举，在大隐集团不断出现。天台县雷峰乡柿子丰收，在公益助农直播时，周筱妮当即认购10万斤柿子为民解忧。

上海疫情期间，一位陌生菜农慕名给周筱妮打来电话求援：“市区交通不便，四五十万斤番茄运不进去，眼看就要烂在地里。”周筱妮感同身受，立马发动在杭全体员工在街头社区平价代售番茄，不到半月，就解了这位菜农的燃眉之急。

她在杭州开办了6个老年食堂，亲自为老人煮长寿面，办生日宴，发放节日礼品。她把50多位残疾人接入集团，义务培训技能，让他们多一种生存手段。连续几年，每年向灵隐景区慈善总会捐款捐物50万元。武汉疫情突发，河南遭受洪灾，她都捐以巨款，为国为民分忧。日前在“大手牵小手，共筑中国梦”结对助学活

动上，周筱妮又将30万元的支票亲手交给了天台县教育局的负责人。

周筱妮是位孝女。她把孝分为三个层次：孝敬父母为“普孝”，孝父母之志为“中孝”，报效祖国为“大孝”。她的母亲金美芬，一生坚守在天台山上的金胜小学教书育人，单肩挑起全校的课程，以有限的薪金收养多名孤儿、资助贫困学生，多次获得“模范教师”“感动台州十大人物”“奉献天台60年60人之一”等荣誉称号，奈何天妒英才，不幸于2020年逝世。临终前她对女儿交代遗愿：资助母校，关怀家乡老人，努力办好企业，成为优秀共产党员。周筱妮一一谨遵母愿：资助母校10万元，定期给数千位家乡父老赠送礼物，把大隐集团办得红红火火，成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新时代好党员。

前几天，一干朋友与她一起在天台山琼台书院听“伤痕文学”开创者卢新华讲学。翌日，她率领大隐爱心人士在自己经营的宗渊书院大隐隐学院举行“大手牵小手，共筑中国梦”结对助学活动，50位爱心人士与当地50名学子牵手喜聚，周筱妮意兴盎然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即兴讲话，从理想信念到为人处世，从报效祖国到回馈桑梓，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，43分钟的演讲声情并茂，酣畅淋漓，没有一句重复，没有一处凝滞，记录下来不加修饰就是一篇好文章。

## 心香一瓣

走入大隐集团的素食餐厅，看到挂在墙上的巨幅《百善图》和专供“口袋不济者”免费取用的自助餐券，会想到主人必定是怀善毓德。

没错，自称“大隐一号服务员兼董事长”的周筱妮，身为日理万机的董事长，却坚持8年，经常清晨自带大扫帚去灵隐道上清扫道路，自谓“扫心”。她明白：为人处世之道，当先治心。真心正明，方可自如应对世事。

她喜爱诗歌，常与诗人唱和，抒情言志，所写一叠诗笺，不乏佳作警句。

她穿布衣，蹬球鞋，扎短发，吃素食，过着平常人的俭朴生活，重复自己的名言：“幸福很简单，简单很幸福。”

更让人称奇的，是她的华丽转身。

周筱妮生于天台山石梁山上，一处诗仙李白“飞腾直欲天台去”的奇美仙境，是诗魔白居易“在郡百日，入山十二回”的灵秀宝地。石梁的明净飞瀑、灵隐的清冽冷泉，滋润出了这位活泼开朗、聪慧灵秀、善良大方的奇女子。

她自幼记性过人，在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专业毕业后，她又在浙江大学完成了心理学研究生的学业，历练得更加强健博记。

周筱妮原本以教书为业，却走上了创业之